

72 027560

400761

拿破倫論

伍福
光耳
建著
譯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921
N78

RW 73/9/28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初版

(10011)

拿破侖論 一冊

Napoleon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法國 Faure

譯者 伍光建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者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拿破侖論

法國福耳著

美國澤夫立譯英文

伍光建譯華文

譯者序

當拿破侖之世，及其死後百餘年間，歷史家之論拿破侖者，非溢惡則溢美，溢惡者以道德爲歸，而溢美者則殊不知其所以美。夫以道德而論，斷拿破侖，則焉往而不失之。法國文豪福耳，嘗著美術史，讀拿破侖之日記及其函牘，以拿破侖嘗自稱爲美術家，其言曰：『予之愛權，如音樂家之愛其提琴；我之愛鼓琴，欲使其發音諧和耳』云云。（見拿破侖日記一八〇〇年四月 譯者注）又以其志欲措世界於大同，於是本此立論，掃除前此一切庸腐之見，而以美術家（此美術二字用最廣義 譯者注）眼光論拿破侖，頗持驚人之論，而光明鋒利，又往往以拿破侖與基督相提並論，且以爲其狂不可及，庸夫俗子所不敢逼視。夫聖與狂，皆本於天授，吾國亦常相提並論，書經已有惟狂克念作聖之言，而後世亦有詩狂草聖之稱。凡人有所好，而不至於狂者，則終不能達其所好之極，此則非淺嘗輒止

者所能體會者也。作者既以狂許拿破命，於是出其狂肆之文（一篇無韻詩）發表之，命意遣詞，引喻比擬，並出乎常軌，與近年歐洲繪畫相類，此則風氣所趨，有不期然而然者，其中殆有至理存焉。民國十七年戊辰秋分新會伍光建序。

拿破侖論

目次

第一章	啓迪	一
第二章	反面	三
第三章	正面	一九
第四章	五金	四〇
第五章	模型	五四
第六章	與人交際	六八
第七章	拿破侖同女人的關係	八三
第八章	拿破侖與知識界的關係	九四
第九章	泥土	一〇四
第十章	他的使命	一一九
第十一章	他的使徒之職	一三四

目次

一

第十二章	鑿子.....	一五四
第十三章	伯羅米修士 (Bromethus)	一七六
第十四章	拿破崙的印象.....	一八七

拿破侖論

第一章 啓迪

從道德觀念看來，他是無可以辯護的，其實我們對於這個人是無通曉之可能。以事實論，他違犯法律，他殺人，他播報讎及死亡的種子。然而法律是他定的，驅逐刑事犯到於盡頭而毀滅之，又是他，隨處恢復秩序，也是他。他是個刺客，他也是個抱不平的。當他是個平常人，他當然應受絞刑。但是他在最高的地位時，卻是一塵不染的；他賞善罰惡，一秉至公，是毫不游疑的。他是一個大怪物——一首兩面的。也許是我們一樣。毋論如何，是像上帝。

許多人都未體會到這一層；說他好的人，說他不好的人，都未體會到。毋論何人，毋論是毀他的，抑或是譽他的，都是拿道德名義作標準；拿道德名義，自然是易毀而難譽。但是人生的範圍，闊過道德的範圍——而複雜又過之。道德與人生不同，人生有慘劇的經緯，其中有超化的矛盾，因為接連的彼此相對，造成英雄的本質，使其仍然適合於仍是一個人，既毋所加，亦毋所減，道德則無之。

從美術觀念看來，（作者殆是一位美術家，曾著美術史，其所用美術家三字或詩人二字，是用其極廣義，有如我國所謂開物成務者，譯者注）則看拿破侖諸事看得清楚。拿破侖是一位作事的詩人，（拿破侖有言：『我愛

權；但我之愛權，如一位音樂家之愛其所弄之提琴」云云。見鍾斯通所譯之拿破侖日記第一百二十八頁，予有譯本（譯者注）這是一言以蔽之的話。倘若我再進而發論，卻有兩個原因，其一不是因為我太過喜歡聽我自己說話的聲音，其二，不然則因為我體會，不然，至少是害怕。世人誤會拿破侖，他同別的美術家一樣，是在他的美術中作錯的；世人從道德一隅看來，就當是罪惡。但是他所作的事業，看其全局，其令人驚奇之處，實在是不亞於其他任何美術的事業，且因其事業的精神，是一件永垂不朽的事業，且頗不依賴於比較上不要緊的事實，即謂其物質上之結果，已經正在消滅是也。在人文（亦作人道主義（譯者注）之精神的歷史中，此項事業之解決能力，不亞於任何其他事業，自從基督以來，此是最能解決者，殆無可疑。拿破侖之功業是永久不滅者，與基督同，其推翻當代之全數社會習慣及成見，其解化分散家庭，其推全個世界入於戰爭，榮耀，愁困，及誤覺之深坑中，亦與基督同。

從道德觀念看來，拿破侖誠然是基督之敵。從美術觀點看來，惟拿破侖與基督是伯羅米修士（Prometheus）所承認之在此大地上之精神。此二人者各以其方，推其力量至於極點，趨向於其本人及我們皆所不能見之目的。拿破侖原是一位英雄，不是一位聖人。聖人拋棄，聖人克制，其自己一部分，以達到得上帝之一部分——其所致力者惟此一部分。英雄則不然，英雄是一位征服家。英雄的全副精神是前進，是與上帝相會。

第二章 反面

第一節

耶穌變作一神話，而拿破侖則否。人子（指耶穌 譯者注）死後一百年，乃始有人注意，耶穌是屬於古代之東方，其在東方，無一事不是奇蹟，不是海市蜃樓。耶穌所過的生活，所作的事，所說的話，皆在強有力者，皆在眼光尖利者之觀察之外，而在極貧苦之羣衆中，此種人原是毫無學殖易於相信者，又原已傾向於迷信，凡其所見所聞，無不加以誇張及牽強附會，推廣其見聞，且採用之，以致於在其中求得一符號，而加此符號以意義。耶穌死後，既無監制的人，亦無從得消息及可靠之文件，當時毫無所有，惟有稚氣的傳說，支離破碎，從此口入於彼口，從此想像入於彼想像，原始之實在，至是已無存，（其缺點已失墜，如渣屑之從火山之大火之失墜）惟餘一種奇怪之杜撰，其所發表者，實在是受困苦者的感覺之所需及犧牲古代世界之一半。耶穌於是被裝飾爲上帝之神使，只以普通意義（大概也 譯者注）及一全個，而觀耶穌的事功。

說到拿破侖，卻與此相反。世人所看見的都是詳細的事，及偶然的事。世人當他是一個罪惡的神使，（殆指魔鬼 譯者注）是被人剝了衣服，是一絲不掛的。說到這一層，我要引拿破侖的一句話。他嘗說道：『人是同畫一樣的，必要置於好光線之中看之。』（恕作者不引出處，凡書中所引拿破侖的話，毋論是引自並世之紀載，或引自拿

破命自己的著作，或引自他的函牘，或引自任何其他來源，在正文中皆用斜體字。原注（自作者看來，世人似並未預備分析他這一句很有意思的話，他這句話原是作爲求知人類的第一步。當拿破崙的發達，尙未到該世界之顯然獨異的人物時，早已有許多兇狠，不可和解，及嚴祕觀察批評包圍他，跟隨他，要偵察他的動作，毋論是極其不相干的瑣事，或極其重大的事，一毫不肯放鬆，且分析他所作的事，不獨分析當他最偉大時期的事，且要分析以前當其最不要緊當孩童時代所作的事。一個極不相干的人，他的罪過及他的缺點，是不甚有人看見的，也無人注意。即或有人看見，他的罪過及缺點也就混在他的無特別色彩的人格中。對於偉大人物則不然。在一位獨居頂尖的人的絢爛的生活中，在這個人之生活之能激動全數並也及後代之異常的好奇之性，這個人又是在奪目的光耀中，只要有極少極黑影，即使其已受色染者及走動者，自衆人看來，無不以爲是極其重要，他的罪過及缺點，必惹人注意，且發現其爲黑色的，變作是停頓不動而且是不可磨滅的，如同太陽中的黑子，相離不遠，這些黑子仍然是突出的。但這就是一個褊淺小人看見的情景——這種人看一位名家的畫，只看見一個手指末位置好，頭髮畫得太濃厚，或嘴未畫好。凡一個人，太過與一位大人物相接近，只看見這大人物與自己相似之點——即謂其只看見較爲瑣碎普通的元素。凡有可以降低大英雄人格，使與自己同等的，他是很認真的去作。即使是英雄的人格有可以吸引他的，他當走近的時候，還要自衛，他只要看英雄的醜惡方面，以便他可以認得自己的最不好的質性。當他慎密的察視英雄的生平，以擔任證明英雄也不過是一個平常人，他並不曉得他用顯微鏡顯大這位英雄多少倍

了。

有一位歷史家研究拿破侖，是先從他的少年時事入手，注意於拿破侖當八歲的時候打過他一個兄弟；有一位歷史家，不滿意於拿破侖，說他常深受體膚的致命的痛苦時，曾呻吟過，曾發怒叫喊。拿破侖的特性，是刺激的活潑樣態，好傾向於放縱一種粗率的妙語，一種的不耐煩，而立刻即消滅的，世人就把這幾種特性當作他的一定的宗旨，當作無可救藥的卑劣，當作有意爲之的惡處。凡是純一單簡的思想家可以隔別其自身，而拿破侖則不能。毋論什麼事體發現，拿破侖都在其中心點，即謂其毋論何時皆爲獸子下人及光棍所包圍。一位畫師在一個畫院內混入羣衆之中，聽見他們批評這幅畫或那幅畫，心裏記得這羣人都是無知識之流。拿破侖是往往作這種事——不過畫師是藏在心裏，拿破侖却要大聲說出來。此是他發表其自己的方法。大凡有大能力的人，思想與動作是同時的，皆是這樣發表其自己，以爲人家不能悟解，不能立刻就能見到的，就不以爲然。我且承認拿破侖有矛盾的精神至於極點，凡是有堅定見解及用邏輯規定其見解的人，都是如此，且覺得其是浮於普通成見之面上，其視與己之見解相同者，亦是如此。有時拿破侖緘默不言。有時與吾人相同，與其左右閒談，因爲是出自拿破侖之口，是以恭敬敬搜集之，保存之。世界上曾有過偉大人物，對於其全數的詰問者，不加以防護，而信口說出的麼？斯賓挪莎對留卡爾曾經討論過許多問題，却並未同與他挑水夫討論過。拿破侖同知識單簡的人，只暢談他們所熟悉的事。至於對待傻子們，他好拿似若背理的話驚他們，以自消遣。有時候他却像一個受過麻煩的拳師，用迅速的進攻及招

架手段，使對方的敵人，失了立腳的地，只好隱氣吞聲，不再打了。羅特里（Roedener）記載過拿破崙的這種忽然而來的幻想——我相信他就是用忽然而來的幻想這個句話。其他記載家却看不出來，或不善於記載。（注一）有兩本書——其一是谷耳哥（Gourgand）所撰的，其一是部里恩（Bourienne）所撰的，頗能令吾人明白此點，非他書所及。谷耳哥原是一個好虛榮，憂抑，不甚能通曉的一個人，又是一個妒忌而又專制的愛他主人翁（指拿破崙）譯者注）的人，他的腔調，全與拉斯卡茲（Las Cases）的腔調不同，拉斯卡茲頗有知性，多受教育，而且向不抗拒他。且又與部里恩不同，部里恩既懷怨恨而又忘恩，他却要表示不偏，是以努力求誠實可信，阿布蘭得斯（Albran）夫人亦然，這位夫人亦是一個好虛榮的，是一個最好說短論長的賣俏女人，為家族精神所浸灌，他們各人成造一個見解，都是憑各人的脾氣，怨恨，成見，造成的，此自是意中事，其中只有一位有寬大之見，有深遠之見，其論人亦論其全體帶有分清及清潔的動機。此一位就是羅特里。在多數的談論拿破崙者之中，吾人覺得惟有此人悟解拿破崙的意思，拿破崙亦曉得此人悟解其意思，是以惟對這一個人，肯開心見誠，發見其實在的自身。拿破崙與哥德會談，必定亦是如此。全數其他諸人對於重要的事，都是不中肯的，重要之處，都在他們的頭上飛過，不然就是拿破崙對於他們不發議論。

拿破崙很不耐煩的對谷耳哥說道：『你毋論對於什麼事，都太過認真，』可憐這位谷耳哥，有一天他較於往日減少他的憂悶，很高興的寫道：『皇帝今日待我是極其可能的友誼——皇帝同我開頑笑，搗我的耳朵。』

世人太過看重這等的軍人的頑笑。凡是從拿破侖而來的這種事，不過是他的高興，他的心裏的滿意的記號，他其實不甚曉得對頭腦簡單的人，應該說些什麼話——這種人當然是不會明白他所說的話！讀者試想像一個法利賽派（偽君子 譯者注）寫耶穌的故事。我敢說拿破侖絕不攔哥德的耳朵！但是有一種知性頗高的人，喜歡這樣表示其自己於孩子們，因為他們喜歡孩子們，却不曉得怎樣降格簡化自己到孩子們的一樣程度。捏捏鼻子，捏捏耳朵，撚撚頭髮——有人能因此對於拿破侖，而重新再寫歷史麼？他這樣的姿態，當真是這樣壞麼？部里恩告訴讀者道：『他的態度就是拿破侖第一第二兩個指頭，敲人一兩下，不然，就是捏人的耳珠。』有的時候他喊人作傻子，或喊人作蠢物，或喊人作獸子。部里恩說：『他并不是用這幾個字眼的本意，聽他腔調，就曉得他是表示友誼。』況且有時候他對人聲色俱厲的發作過之後，見得他令此人不安，他立刻後悔，他就說：『他向來不許人同他吵鬧。』（引部里恩原注）

但當申斥甚久之後，那個人有所申訴，而不肯悟解事勢，或有人要求過分——這就是要求保護，要求善意及好感之施於一個熟習的小動物，是主人有時鬧着玩的，或是當散步時及食飯時撫弄的小動物——他的玩笑就立刻停止。說一句鋒利話，推那個要求的人，回去他自己的地位。當拿破侖在那個酷熱的荒島時候，只有谷耳哥一個人在他的左右，谷耳哥對拿破侖說了許多糊塗的責備話，及許多孩子氣的悲哀的話，拿破侖被他煩的不得了，就對他說道：『你當初到這裏來的時候，你以為你當然是我的同伴，我不是毋論什麼一個人的同伴，無人能自居

於節制我之列。」

第二節

拿破崙多疑，這是誠有的事。他原覺得他自己是有希罕屬性的。他同粗鄙無知的人或同勢利人接觸，是覺得受了慘酷的傷，從此觀念看來，他的孩提時代，他的全個少年時代，實在是殘忍。無一件事不是使他受罪的；他的科西嘉土腔，是許多人笑的；他的名字，是被人亂改的；他的特別態度——像一個被人捉在陷阱裏的一個小野蠻；他的特別面目，被人當作是惹人討厭及帶病容的；他所穿的軍衣，是破的；刷過多次，熨過多次，都弄破了。他的傲骨如火那樣焚燒他，把他的兩個眼睛牽入眼眶裏，把鼻子也縮小了，嘴唇常是撓的，把他囚在憂悶的緘默之內，全數他的神經，原是拉得很緊的，使他的心縮小，以其本質滋養他的精神的悶火，到了後來，逐一都要還賬的。他變作一個不可醫治的神經不調之人。他常受頭痛脹滿及不消化的病。容易爲氣味，顏色，聲音及不適中所惑，同一個女子或一個美術家一樣，他的有癍有疤的臉是常抽搐的，他的手指是常不停的動，兩隻腳是不安靜的，他走路是很急的，他是很容易發生厭惡及疲乏的。然而他能非常之努力；他在馬上三十點鐘之後，還能快跑，善騎馬的都趕他不上。他常是疾馳，或爲汗所泡，或爲熱所燒，或爲寒冷所侵到臉色發青，他還是在馬上快跑，總是他獨自一個人先跑到，食物也不多，且食得很快，忘記了就不食了；能夠找得着時候，他才睡覺。

人家說他好疑麼？——就如同一隻鷹到了鵝羣中那樣的多疑。他覺得自己是超越過衆人之上，他的傲骨太重，却不說出來。他要先證明給衆人看，天生他不是個淡而無味的人，却也不是要賣弄氣概及儀表的。『他的鋒利的想像，其熱如火的心腸，嚴厲的判斷，冷淡的心意，是不能爲賣俏的歡迎所麻煩，不能爲陰謀的巧妙，賭場上的邏輯，及輕薄人的道德所麻煩。』（這一句是拿破侖少年時所擬作的小說名厄里生及尤金涅（Erin and Eugenie）裏頭的一句話。此本小說的稿子，是後來在波蘭找着的。原注）我很能相信這句話，無一事不令他難過的；因爲他所與接觸的事，無一件不是把他心中所架的偉大事業的見境，都弄小了，污穢了；因爲在他左右的人，無一個能體會（看重）他的祕密能力；因爲他走入房間裏來，他們就微笑，遠遠的望着他，就躲在一傍私語；因爲女人一看見他就撇嘴。雖或並無這些事，至少他想像以爲是有的。我很能相信，他看不起人，他想女人這兩件事就使他變作膽怯的，變作乖僻。他忽然的及不能自制的同人和藹，或不能自制的憂愁，或並未隱藏好的想望，要深印幾個詰問者。有時使他無手段，他的無手段，亦如一位有天才的詩人往往欠雅尚，他對於世界的慣例，很欠知識，因爲這個世界的帝國，是在他的心裏的範圍之內。

但是讀者要觀察他後來如何用匆遽的及其烈如火的字句，以發露他自己，如用大火燒心的不能攔阻，必定要說出來。在義大利立功之後，人家都曉得他是個什麼人。這個時候，他們見了他不微笑了，不躲在一邊私議他了。這個時候女人看見他是很留心的了。他這時候說話，是一個主人翁了。凡是曉得聽他說話的人，要知道他的人都

見得他是一個能迷人，能引人，能籠罩一切的人，這許多人見着他，都有望塵不及之歎了。凡是不曉得聽他說話的人，不要悟解他的人，那就更不必說了——這班人因為人世之偶然，已失去了他們的單簡之處了。這是常有的事。這個人格的釘於十字架之耶穌，仍然就是這樣的進行，當時有許多人經由其事功而認得他的偉大之處，但是施於他的許多大力，他們是不能認得的。他很像一個畫師，原要追隨一個觀念，發表無餘，而左右的人却去責備他為什麼不以他們自己所滿意的觀念作止境。他覺得他自己的心節制世界的脈動，他如何能概念在這個世界上有人不能體會這件事實呢？他於是迅速的前進，向前直奔，沒得時候去概念他們，他就斷言——他不過是如此。這並不是同無甚信仰及無甚決斷的人討論這時候是白天抑或是晚上的問題，實在是打倒遮蓋太陽的關門的問題。

第三節

拿破崙看不起他的左右，衆人却以為詫異。他們還責備他。歷史就靠這樣的可憐見解造成的。他是利用他的左右，他封他們作王公，他衣食他們，用繡金的禮服打扮他們，這還不夠這班可憐蟲享受麼？他們還要希冀什麼？因為政治的需要，就利用塔力藍（Talleyrand），或利用佛社（Fouché），他為軍事上的需要，就利用馬塞那（Masséna），或利用蘇爾特（Soult）——這一班都是強盜騙子，但是在各本人的行業裏頭，都是好手。他拿鉗子鉗住他們頸頸子，却叫他們都曉得。但是有一天，拿破崙很安定的站在哥德面前，兩眼直看着他，說道：『你是個人。』又有

一天，有幾個人因為要恭維拿破崙，於是設法要他看輕其他一人，他答道：『我並無責備的話，反對謝多敦良（Chateaubriand）他當我勢力最盛的時候反抗我。』

在他的內裏，原有一種生命力，撩動他，不能由他而發洩，只能打破包圍他的人衆及事物，感情及利益，然後能衝出，這許多人衆及事物等等，他却並未看見，因為他的心是在乎他們之上。其實在情形，他是看得很清楚的，他直接曉得辦法：既是這樣，他如何曉得別人會詫異的，別人很着急的討論辦法，而且辦錯了，是以他變作神經受了擾動，好生氣，有時大發其怒，却俄頃間又壓下了。讀者却要注意，大約都是當他的計算有點動搖，辦法有點錯，他才發怒——他不曉得是那裏錯，因為他只一半體會事體的大局面，使他的計劃不關算——是以只在一八〇九年及一八一三年之間，他變作愁悶易怒的。他所受的心痛苦，及他的疲倦，往往發表於他的痛恨說話中，常是說得很不公道的。是以產生及鼓勵他的部將及左右着急及反叛。當這種時候，他真令人可怕。人人都說及他的雷霆之怒，他的刺人的句語，他所能播散及於各人的恐怖，及令人不能受的怒目的光。但是人人都承認他却能速於寬宥，或速於忘記。度洛克（Dunrobin）曾說過：『他覺得什麼，就說什麼，他所說的，並不是他心裏所想的，也不是說他明天打算辦的，你們隨他去。』（注）刺普（Ralph）說道：『他試作嚴厲的事，也是枉然，他的本性太強，常勝過他自己。』他恐嚇衆人，要把他們都槍斃了，其實他何嘗槍斃一個人。在全數的環境中，他什麼事都寬恕了，什麼人都寬恕了，他這樣寬恕，到了弱點，到了目無所睹——到了糊塗地方。他一經寬恕了人，是絕不會食言的，絕不會不實行的。他